

# 西語電影中譯與臺灣電影西譯之現況與甘苦談

林震宇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文系教授兼歐洲研究所所長

## 摘要

僅次於中文和英語，西班牙語是世界第三大通用語言，也是聯合國五大工作語言之一。全球有兩億多的人口以它為母語，不只是南歐的西班牙，絕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也是以它為官方語言，甚至在美國各大都市(尤其以南部)，使用西語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外交方面，目前中華民國的 22 個邦交國中有 12 個在拉丁美洲，尤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和西語系國家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而西班牙語在台灣自有其不容忽視之重要性。

全球化的結果使得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的範圍甚廣，舉凡繪畫、建築、音樂、舞蹈、電影都包含於其中，而各種跨文化議題的探討與比較更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更是各大專院校的開課重點。電影在西班牙被稱為第七藝術(*el séptimo arte*)，也是認識一個國家文化、歷史、政治與社會現象的重要媒介。儘管近年來國片有日益蓬勃發展的趨勢，但台灣觀眾真正接觸的仍是以美國好萊塢為主，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為輔的外文片。

近年來在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西語片出現在不同國際影展及影音市場(台北金馬國際影展、台北金馬奇幻影展、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但對於不熟悉西班牙語的觀眾而言，唯有透過中文字幕才能有效了解影片的內涵以及導演所欲傳達之訊息。譯者擔任的是搭起兩種語言轉換橋樑的工作，相較於文學翻譯，電影字幕翻譯無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更多的限制，因此對譯者而言，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將兩種語言(西班牙文與中文)盡量做到精確無誤的轉換實為一大挑戰。

自 2011 年起，本人開始積極投入電影字幕的翻譯工作，除了已翻譯了 41 部西語電影外，也擔任字幕翻譯的審校工作。另外，自去年年底更與國家電影中心合作(Taiwan Film Institute)，擔任召集人與負責審校工作，組成翻譯團隊，將 15 部臺灣知名電影分三大類別翻譯成西文: <臺灣當代電影經典>、<臺灣多元文化>、<青春臺灣>。而此<西文版臺灣電影工具箱> (*Baúl del Cine Taiwanés, Colección española*)更成為蔡英文總統今年六月出訪巴拿馬與巴拉圭的伴手禮，藉此推展台灣電影文化。

此次論壇除了講述西語電影中譯以及臺灣電影西譯之現況外，也將分享在翻譯過程中的甘苦談，並舉出翻譯實例與其他與會者討論。

## 西漢譯音與人名中譯：「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vs. 「西漢譯音參考表」

政治大學歐文系 古孟玄

國教院自 100 年度開始，籌組外國學者人名譯名審議委員會，討論各語種的外國人名中譯，當時共計英、日韓、法、德、斯、阿、土、西等八個語組。後由於義語和同為西語組的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人名規則差異過大，而於 101 年中獨立為單一語組。西語組討論的基礎首先是根據大陸的「西班牙語漢語譯音表」而來，過程中幾個討論的重點有增補原譯音表未譯出的音、子音 r 譯出與否、同音的男女性氏中文選字搭配等等。日前各語種的譯音表、常用 200 姓氏翻譯、諾貝爾獎人名翻譯等等，皆已上網供參。

陸台譯音表制定的背景和沿革不盡相同，因此適用情形的回饋內容必然各有特色。國教院的譯音參考表甫「上市」，有待觀察以求改進，而大陸的譯音表已行之有年，此時有相當豐富的語料，可製作各領域譯音的觀察報告。新聞翻譯的政治正確一直是客觀視角所肯定的做法，然而文學翻譯被歸類為藝術創作的一種，兩者在西語國家人名翻譯的策略上是否有明顯區別？而陸台兩地的譯者又是否有明顯不同的趨勢？人名翻譯除傳統的歸化 vs. 異化兩個大原則，應有更多的社會歷史及文化因素參雜，制度化的理想自然也少不了政治因素居中調合。

## 張愛玲與三毛在西班牙的翻譯

「在華文世界中，三毛和張愛玲一樣，都是一則空前絕後的傳奇！」(摘錄自：《三毛典籍》，皇冠出版社)

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皇冠出版社的兩位明星在 2016 年同時步入西班牙翻譯殿堂。

### 張愛玲

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燦爛明星之一的張愛玲(Eileen Chang)，終於在 2016 年夏天成為一個「西班牙文的張愛玲」，伸展「張愛玲」的華美與瑰麗。張愛玲的《傾城之戀》(*Un amor que destruye ciudades*)由西班牙著名漢學家 Anne-Hélène Suárez 與 Qu XiangHong 聯手翻譯，由 Libros del Asteroide 出版，此作品的翻譯由西班牙教育文化暨運動部贊助出版。夏天(7月)出版時，也在各報章媒體宣傳。封面的宣傳文宣是將張愛玲比喻為英國的 Jane Austen，藉以吸引讀者的注意。此外，文宣亦請多位文藝人士推薦，包括在西班牙已為大眾所熟知的台灣導演李安。

張愛玲《傾城之戀》(*Un amor que destruye ciudades*)的翻譯作品在贊助行為與三毛類似。贊助者是官方單位，藉由贊助者的官方角色，在許多報章的藝文版進行宣傳事宜；而封面的文宣是一種操控手段，藉以達到吸引讀者目光的效果。

### 三毛

華人世界另一知名作家三毛(陳平)，很巧地也在 2016 年也進入西班牙國度。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在 11 月將同時以西班牙文(castellano)及加泰隆尼亞文(catalán)翻譯出版。這是首位台灣作家(在此台灣作家的定義是以 1949 年做為分野)在西班牙被翻譯，並且以兩種官方語言出版。

從翻譯研究的觀點來探討三毛在西班牙的翻譯情況，完全符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贊助行為對翻譯作品傳播的影響。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是一位研讀中文者推薦給出版社——新成立的出版社 Rata。巧合的是，出版社的編者在十年前閱讀過英文版的三毛，多年來就一直想要翻譯三毛。勒菲弗爾指出贊助者是不可能影響或操控某作品重寫(包括翻譯)的意識形態。所謂的贊助人可以是某些特定人士(以三毛例子：推薦作品的人士)、團體、出版社(以三毛的例子：編者等待三毛)。另外，編者對三毛翻譯是一連串的作業與宣傳，包括：採訪三毛已故先生 José Maria Quero Ruiz 的家人，也於今年八月來台訪問三毛的家人。編者從 2016 春天就印製宣傳手冊，11 月在巴塞隆納的孔子學院有三毛相關資料展覽，在各大報紙進行文宣活動(例如 El País 等等)，並在 11 月 8 日舉行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翻譯作品發表會。而且正著手三毛第二本書的翻譯：《夢裡花落知多

少》。一樣將以西班牙文和加泰隆尼亞文同時翻譯出版。

### 結論

張愛玲與三毛恰好都是皇冠出版社所屬的版權作家，分別在不同模式的「贊助者」協助下進入西班牙市場。一直以來，西班牙的華文翻譯僅限於古典書籍或是大陸作家。張愛玲與三毛對台灣的認同程度，不在我們探討的能力範圍，但是，畢竟她們都是台灣皇冠出版社賣座的明星。透過譯介，她們走入他鄉，一如兩人一生的傳奇：遊走他鄉。三毛終究將與她曾經生活的西班牙再度「重生」，如同 Derrida 所言 afterlife. 張愛玲亦然，熱愛孤獨的她，在另一個異域昂揚張愛玲傳奇.....

## 《四眼田雞小瑪諾林》的文化內涵視角及阿根廷漫畫《瑪法達》

### 的童言無忌看翻譯

語言辭彙是反映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工具且傳達豐富的文化資訊，不同語言的辭彙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西、中辭彙也不例外，由於文化內涵的不同導致詞彙空缺現象、文化意象的差異以及不等值。筆者以《四眼田雞小瑪諾林(Manolito Gafotas)》為例，從西班牙語詞彙之社會文化內涵視角來探討西、中翻譯。西班牙著名的兒童或青少年讀物《四眼田雞小瑪諾林(Manolito Gafotas)》雖是一系列的輕鬆小品，但角色的內心世界卻是非常直接而真實的，從這些角色互動中，可以真實了解西班牙人真實生活中的一面，相對的，也可發現這些情節幾乎都曾發生在你我的身上。雖透過孩童的眼睛看世界是最無邪天真的，但真實反應了成人的世界，書中情節充滿了幽默的調性。

教材為教學中相當重要的工具之一，而筆者在進行翻譯課程教學選材過程中，發現由愛爾薇拉·林多(Elvira Lindo)撰寫的《小瑪諾林》叢書，擁有大量且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詞彙，藉此希望提升學生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溝通能力例如“galleta o colleja”意為「餅乾或剪秋羅」，但西班牙語卻意指「耳光或鐵砂掌」。該研究將西班牙語辭彙本身所反映出來的獨特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並從辭彙中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空缺現象、具典故的辭彙、詞的內涵或詞的搭配意義、聯想詞意義與詞語的社會文化意象差異等幾個方面以比較西漢辭彙中不同的文化內涵。

漫畫被視為無國界的語言，也一種特殊的藝術表現，「通常以直接表達情感、諷刺或幽默方式來呈現，所以深受大家的喜愛」(黃翠玲，2008)。「漫畫是具有豐富想像力和概括力的畫種，也可以說是另一種相當流通的『世界語』。我們可以說，漫畫在表達和傳意上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川西幹生，2002)」。

此外，阿根廷漫畫家季諾(Quino)筆下系列漫畫《瑪法達》(Mafalda)：「她視羹湯為頭號敵人，希望披頭四成為世界領袖，世界局勢是她最關心的議題。這位連文豪馬奎斯也鍾愛的小女生，名叫瑪法達(Mafalda)」(林莉菁，2004)。

季諾創作《瑪法達》(Mafalda)這個人物時，是阿根廷現代史上最黑暗、最沉重的軍政府時代，在外有冷戰、內有獨裁統治的政治環境下，季諾舉凡有涉及軍政、性、鎮壓等等字眼時，往往以特殊手法即透過漫畫人物的童言無忌，用稚嫩、風趣談諧的對話，隱射出當時民眾對時政的觀點以及內

心的思想。

除探討季諾筆下《瑪法達》之豐富辭彙隱喻外，亦透過三毛翻譯的《娃娃看天下(1)(2):瑪法達的世界》以及王立與楊楠翻譯的《瑪法達》中文譯本，深入探討其翻譯的轉換、詞彙空缺以及中西文化意涵之差異性。

## 「臺灣西班牙文翻譯之現況與挑戰論壇」

西語文學翻譯的舒適觀/書市關

張淑英，臺大外文系教授

本次論壇我以「西語文學翻譯的舒適觀/書市關」為題，試圖以縱深觀點回顧與前瞻，看待這三十年來臺灣西班牙文翻譯（尤其文學翻譯）的發展、現況與未來挑戰。以三十年為期，一方面因為個人開始嘗試西語作品中譯為 1986 年，迄今恰為三十年（1986-2016），藉此盱衡西語翻譯在臺灣譯界、書市、教學、研究介面是否有所變化或進展，或退化，或停滯，可以勾勒出一個參酌座標。另一方面，我以略帶戲謔或雙關語的「舒適觀 / 書市關」來討論西語翻譯的現況與挑戰，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在有限的範疇內，西語翻譯（譯者、讀者、出版）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相對較少，憂的是困難和挑戰少，意味發展的量能也較少，市場相對受限。同樣的，需求量、價值觀和報酬也較低。

「舒適觀 / 書市關」也可以說是一刀兩刃，正反兩面；可以從出版業者對譯者掌握原典的要求、翻譯的時間、讀者的批評與回應、重譯或新譯的難易度來審視。翻譯工作的「舒適」通常連帶的是「書市」的不舒適，有了舒適的觀念，就有書市的難關。「舒適觀 / 書市關」也可以從天外飛來一筆的「舒適」（熱潮）來解析，它可以帶動翻譯的書市，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加冕，成功的炒作策略，政府或學界的推廣，中國出版業界尋求合作…等等。

我將以十年為界，分成三個時間軸（1986～；1996～；2006～；2016～）討論幾個現象和議題：(1) 兼職譯者和專職譯者所塑造的舒適 / 書市 (2) 間接 / 直譯的舒適和書市反應 (3) 翻譯的附加價值和熱潮：諾貝爾文學獎帶來的「蝴蝶效應」，往前推 1982 年的馬奎斯，往後推 1989 年的塞拉，1990 年的帕斯，2011 年的尤薩，以及接收拉美影響甚深的 2012 的莫言，2015-2016 記者、歌者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啟示 (4) 成功宣傳的《風之影》熱潮到之後無風也無影的西語書市與翻譯冷卻 (5) 李清照、張愛玲、三毛的東風/西風 (6) 平面媒體、電視、廣播媒體的積極與消極處理 (7) 中國出版業界舒適 / 書市的競逐？還是削弱？(8) 譯者，愛你有幾分有多深？

人文領域人才與市場的消長對未來的文學翻譯會有什麼衝擊？西語如此一個小眾、小語種、非通用語的市場，能否繼續享有舒適和書市？我將拋出一些想法和與會學者、以及知音大眾共同思考。